

集部

別集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

考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澤蓋法性非張載論易集先王之澤蓋

意而傳度禮樂之意而傳憂而不困怨而怒而曰怒王安石書論集其言不過

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訛方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難大夫過周土國威蜀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黃庭堅古詩集其危難以



洛阳伽蓝记

◎ ◎
〔北魏〕
郑立新

杨街之

整理 著



提 要

《洛阳伽蓝记》，后魏杨衒之著，全书五卷。杨衒之，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北魏散文学家，曾任期城郡（今河南泌阳县西北）太守。公元547年，杨衒之行经洛阳，看到昔日庄严豪华的佛寺，多已衰落，遂写成此书。

《洛阳伽蓝记》的主要内容是记述洛阳城内城外佛寺兴衰的情况。作者将洛阳划分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区，分别记述各区共43所佛寺的详细情况。第五卷末还记述宋云、惠生出使西域沿途所见各国的风土民情以及物产等。这是一部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书，素为史学界所重视。

自古以来，《洛阳伽蓝记》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例如：如隐堂本、吴琯《古今逸史》本、绿君亭本、《汉魏丛书》本、《照旷阁学津讨源》本、徐毓卿本、璜川吴氏真意堂活字本、吴若准《集证》本等，它们彼此出入较多。此处采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宗祥《合校》本，拾遗补缺，比较全面。

史部

地
理

洛
阳
伽
蓝
记

○ 提
要



目 录

洛阳伽蓝记合校本序 4

洛阳伽蓝记序 5

【卷第一】

城内 1

【卷第二】

城东 13

【卷第三】

城南 26

【卷第四】

城西 35

【卷第五】

城北 46

史部

地

理

洛

阳

伽

蓝

记

○ 目 录



洛阳伽蓝记合校本序

此书以如隐本为最古，然尚有吴琯本。绿君、照旷从如隐出，汉魏从吴琯本出。汉魏缺字较少，则亦似据吴本校补付梓者。故明刻二种，各有渊源。以今校之，正讹互见。清代诸刻，皆据如隐传钞。于是大宗存而小宗亡矣。

如隐本第二卷崇真寺条下，自即有青衣十人至若有私财物造经像者，为第四页。秦太上君寺条下自花林芳草之芳字起至阿附成名之阿字止，为第九页。平等寺条下自无所干预之干字起至若今宰相也之今字，为第十八页。三页皆缺。余所见本，系据真意堂本钞补，即毛氏所谓第二卷中缺三纸者也。

此本既不敢据一本认为定本，亦不敢据他书妄改本书。今合校诸书，择其长者，倘有异义，下注某刊作某，存而不论，但便学者不愿妄断，故名之曰合校本。

庚午正月立春后五日海宁张宗祥记



洛阳伽蓝记序

(吴琯本无洛阳二字,序下有一例字)

魏抚军府司马杨苕之撰(吴琯本魏上有后字)

《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代之言,并理在人(吴若准集证本袁)区,而义兼天外。至于一乘二帝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自顶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毫(如隐堂绿君亭豪)眉之像,夜台图绀发之形。尔(吴琯本迹)来奔竞,其风遂广。至晋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汉魏丛书履);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栴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如隐照旷阁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汉魏宫)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锦绣,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糜(如隐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踰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如隐绿君闾)。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如隐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如隐绿君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汉魏详下有异字)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后魏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汉魏旧下有门字)名。

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汉魏无门字)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东阳门,汉曰东中门,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阳门,

史部

地理

洛
阳
伽
蓝
记

○序



汉曰望京门，魏、晋曰清（如隐、照、旷、青）明门，高祖改为清（如隐、照、旷、青）阳门。

南面有四（如隐、照、旷、青）门。东头第一（集证一下有门字）曰开阳门。初，汉光武迁都洛阳，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琊郡开阳县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汉魏因）以开阳（汉魏阳下有县字）为名。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阳门，汉曰津门（汉魏津下有阳字。照、旷注一本多一阳字六字），魏、晋曰津阳（汉魏宣阳。绿君津下注云：一作宣。照、旷宣下注云：一作津）门，高祖因而不改（宗祥案：《水经·谷水注》：谷水又南东屈径津阳门，又东径宣阳门南。又东径平昌门南，又东径开阳门南。是魏时南面四门，了无疑义。又案：《晋书·地理志》亦云：南有四门。又案《太平寰宇记》：南面凡三门，开阳门在巳上，次西汉有小苑门在午上，晋改曰宣阳门。引《述征记》曰：滂门，即宣阳门也。引华延隽《洛阳记》曰：即汉之宫门。次西汉曰津门，在未上，是宣阳门，汉名小苑门，不名津阳。而津门汉又另是一门，非即宣阳门也。依此文则南面三门，平昌居中，东为开阳，西为宣阳。然宣阳实在午上，为中门，则洛阳南面巳上一门，巳午之间一门，午上一门，未上无门亦不可通。是知此条中有阙文，宣阳、津阳本系两门，一在午上，一在未上，因中有夺误，遂连为一。各本见下文三门，因而据改首句四字为三字，汉魏仍为四字，虽非善本，亦可贵矣）。

西面有四门。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宗祥案：《太平寰宇记》作晋改曰西明门）。次北曰西阳门，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高祖改为西阳门。次北曰闾阖门，汉曰上西门上（如隐、照、旷无上字），有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魏、晋曰闾阖门，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门。承明者，高祖所立，当（汉魏无当字）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沙门论义（如隐、照、旷议），故通此



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汉魏当)迎驾于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

北面(汉魏无面字)有二门。西头曰大夏门。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帝(如隐、照旷尝)造三层楼,去地二(汉魏无二字)十丈。(汉魏丈下有高祖世宗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十三字)。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薨栋干云。东头曰广莫门,汉曰毂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如隐、照旷无自字)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一(照旷无一字)门有三道,所谓九轨(汉魏遼,照旷注云:一作九遼。宗祥案:《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云:城内皆三道,公卿尚书从中道,凡人左右,出入不得相逢,夹道中植榆柳以荫行人)。

史部

地

理

洛

阳

伽

蓝

记

○序



卷 第 一

(汉魏无洛阳第三字,如隐城内二字在洛阳下,不另行。下同)

城 内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宗祥案:《开元释教录》作东)。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汉魏三字不重)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汉魏无南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中有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宗祥案《释教录》作九十余丈。《魏书·释老志》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有刹(《释教录》刹上有金字)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释教录》作去台)百里,已遥(汉魏遥已)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如隐千,照旷注云:一作千,《释教录》作三十二)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释教录》作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释教录》作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释教录》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此句《释教录》作四面九间六窗三户),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铃(如隐、照旷钉,《释教录》亦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释教录》铎)铺首(如隐首年有布字),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汉魏力)。佛事精妙,不可思议。

史部

地
理

洛
阳
伽
蓝
记

○卷第一



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汉魏音）闻及十余里。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照旷重殿字）。中有丈八金像一躯（汉魏軀下有人字）、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五躯，作功奇巧，冠于当世（中有以下六句，《释教录》作中设诸像，金玉珠绣，作工巧绮，冠绝当世）。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璫（如隐璫）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松椿（汉魏栝椿松柏，《释教录》栝柏桢松），扶疏拂檐，丛（汉魏翠）竹香草，布护（汉魏溲）阶墀。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寺院墙三句，《释教录》作院墙周匝，皆施椽瓦）。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绮钱（如隐绮下空格）青璫（如隐璫），辉（汉魏无辉字。如隐空格）赫丽华。拱（汉魏拱下有夹字。《释教录》拱作夹）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装严焕炳（《释教录》作庄严焕烂），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汉魏皆亦）如之。所可异者，惟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奔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景字（汉魏无字字）永昌，河内人也，敏（汉魏繁）学博通，知名海内。太和十九年，为高祖所器，拔为律学博士。刑法疑狱，多访于景。正始初，诏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书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员外散骑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诏太师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出除长安令，时人比之潘岳。其后历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幽州刺史、仪同三司，学徒以为荣焉。景入参近侍，出为侯牧，居室贫俭，事等农家，惟有经史，盈车满架（汉魏架下有景字）。所著文集数百余篇，给事封炜伯作序行于世。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銜之常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



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照旷注云：一作目），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讚（汉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如隐、照旷无遍字）阎浮所无也。极佛（如隐物）境（汉魏无境字）界，亦未有此（《释教录》作论佛境界，亦无有比）。”口唱南无（汉魏无下有或字），合掌连日。至孝昌二年中（汉魏无中字），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入地丈余。复命工匠，更铸（汉魏著）新瓶。建义元年，太原王余（汉魏尔下同）朱荣总士马于此寺。荣字天宝，北地秀容人也。世为第一领民酋长、博陵郡公。部落八千余家，有马（汉魏马有）数万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无子，立临洮王世子钊以绍大业，年三岁。太后贪秉朝政，故以立之。荣谓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驾，春秋十九。海内士庶，犹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而望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国恩，不能坐看成败。今欲以铁马五（汉魏三）千，赴哀山陵，兼问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谓如何（汉魏何如）？”穆曰：“明公世跨并、肆（汉魏世夸英武），雄才杰出（汉魏雄上有志字，照旷作英武志略雄才杰出）。部落之民，控弦一万。若能行废立之事，伊、霍复见于（如隐、照旷无于字）今日。”荣即共穆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于是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遂于晋阳人各（汉魏令别）铸像不成，惟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约（如隐询）以为主。长乐即许之，共克期契。荣三军皓素，扬旌南出。太后闻荣举兵，召王公议之。时胡氏专宠，皇宗怨望（如隐照旷望下有假字），人议者莫肯致言。惟黄门侍（如隐汉魏无侍字）郎徐纥（如隐统，照旷注云：旧作统，案徐纥，见《魏书·恩幸传》，不当作统）曰：“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长（汉魏张）戟指阙，所谓穷辙拒轮，积薪候燎。今宿卫文武，足得一战。但守河桥观其意趣。荣悬军千里，兵老师敝（如隐、照旷辨）。以逸待劳，破之必矣。”后然纥言，即遣都督李神轨、郑季明（汉魏无明字）等领众五千镇



河桥。四月十一日，荣过河内至高头驿。长乐王从雷陂（汉魏陵）北渡赴荣军所，神軌、季明等见长乐王往，遂开门降。十二日，荣军于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三（汉魏二）千余人。十四日，车驾入城，大赦天下，改号为建义元年，是为庄帝。于时新经大兵，人物歼尽，流迸之徒惊骇未出。庄帝（以上二十字汉魏无）肇升太极，解网垂仁，惟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恩南阙。加荣使持节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北道大行台，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将军、领左右、太原王。其（如隐共）天穆为侍中、太尉公、世袭并州刺史、上党王。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二十日，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弃（如隐并）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于是出诏，滥死者普加褒赠。三品以上赠三公，五品以上赠令仆，七品以上赠州牧，白民赠郡镇。于是稍安。帝纳荣女为皇后。进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余官如故；进天穆为大将军，余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颢，庄帝从兄也，孝昌末，镇汲郡，闻尔朱荣入洛阳，遂南奔萧衍。是年入洛，庄帝北巡。颢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颢与庄帝书曰：“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正（汉魏故）以糠粃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直以尔朱荣往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讷久。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梁朝，暂在复耻。风行建业，电赴三川。正欲问罪于尔朱，出（汉魏出下有公字）卿于桎梏，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谓卿明眸击节，躬（汉魏供）来见我（汉魏吾，下同），共叙哀辛（汉魏悴），同讨凶羯。不意驾入成皋，便尔北渡。虽迫于凶手，势不自由，或貳（如隐空格，汉魏诤）生素怀，弃剑猜我。闻之永叹，抚衿而失。何者？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假有内阍（如隐寃）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其于急难，凡



今莫如。弃亲即仇，义将焉据也。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汉魏）城邑，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今家国（汉魏国家）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悦（汉魏）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在（汉魏）荣为福，于卿为祸。岂伊异人？尺书道意，卿宜三复（汉魏）覆。义（如隐兼，照旷注云：一作兼字）利是图，富贵可保，徇人非虑。终不食言，自相鱼肉。善择元吉，勿贻后悔。”此黄门郎祖莹（如隐荣，案《魏书》亦莹）之词也。时帝在长子城，太原王、上党王来赴急难（照旷无难字）。六月，帝围河内，太守元桃汤（《魏书·尔朱荣传》作元襄，此举其字）、车骑将军宗正珍孙等为颍守，攻之弗克。时暑炎赫，将士疲劳。太原王欲使帝幸晋阳，至秋更举大义。未决，召刘助筮之。助曰：“必克。”于是至明尽力攻之，如其言。桃汤、珍孙并斩首以殉三军。颍闻河内不守，亲率百僚出镇河桥，特迁侍中安丰王延明往守碛石。七月，帝至河阳，与颍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车骑将军尔朱兆潜师渡河，破延明于碛石。颍闻延明败，亦散走。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照旷重人字），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别（如隐列）。颍与数十（如隐千）骑欲奔萧衍，至长社为社（汉魏村）民斩其首，传送京师。二十日，帝还洛阳，进太原王天柱大将军，余官亦如故；进上党王太宰，余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时太原王位极心骄，功高意侈，与（照旷予）夺臧否肆意。帝怒（如隐恐）谓左右曰：“朕宁作高贵乡（如隐卿）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诈言产太子，荣、穆并入朝，庄帝手刃荣于光明殿，穆为伏兵鲁暹（案《魏书》作鲁安）所杀，荣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荣部（如隐无部字）下车骑将军尔朱阳都等二十人随入（汉魏、照旷人）东（汉魏朱）华门，亦为伏兵所杀（如隐然，下同）。惟右仆射尔朱世隆素在家，闻荣死，总荣部曲，烧西阳门，奔河桥。至十月一日，隆与荣妻北（如隐、汉魏无荣北二字）乡郡长公主至

史部

地
理

洛
阳
伽
蓝
记

○卷第一

芒山冯王寺为荣追福荐(如隐无荐字)斋,即遣尔朱侯讨。尔朱那(汉魏弗)律归等领胡骑一千皆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丧。帝升大夏门望之,遣主书牛法尚谓归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终,阴谋衅逆,王法无亲,已依正刑。罪止荣身,余皆不问。卿等何为不降?官爵如故。”归曰:“臣从太原王来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无理?臣欲还晋阳,不忍空去,愿得太原王尸丧,生死无恨。”发言雨泪,哀不自胜。群胡恸哭,声振京师。帝闻之,亦为伤怀。遣(汉魏无遣字)侍中朱元龙赍铁券与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谓元龙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如隐遣)济生民,赤心奉国,神明所知。长乐不顾信誓,枉害忠良。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仇,终不归降。”元龙见世隆呼帝为长乐,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即得万(照旷万下有余字)人,与归等战于郭外,凶势不摧。归等屡涉戎场,便(汉魏、照旷便下有利字)击刺。京师士众,未习军旅,虽皆义勇,力不从心。三日频战,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断河桥。有汉中李荀为水军,从上流放火烧桥。世隆见桥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汉魏原)子恭、黄门郎杨宽领步骑三万镇河内。世(汉魏无世字)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汉魏照旷子)长广王(绿君上)晔为主(汉魏作等,瓮子为王),改号曰建元年(照旷、汉魏建元,如隐建下空一格。案魏书作号年建明)。尔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长广王都(如隐空格)晋阳,遣颍川王(丛书无王字)尔朱兆举兵向京师。子恭军失利,兆自雷陂(如隐波)涉渡,擒庄帝于式乾殿。帝初以黄河奔急,谓兆未得猝济(如隐作未,谓兆得济),不意兆不由舟楫,凭流而渡。是日水浅,不没(汉魏及照旷注云:一作及)马腹,故及此难。书契所记,未之有也。鵠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如隐宜)于潏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祇所福(汉魏将),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桀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滕,赞其逆心。易称天(如隐大)道祸淫(汉魏盈),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时兆营军尚书省,建



天子金鼓，庭设漏刻，嫔御妃主皆拥之于幕，锁帝于寺门楼上。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送（如隐、照旷还）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师，葬帝靖（案《魏书》静）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汉魏姓下有闻者二字）观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释教录》作为天所震），帝登凌（汉魏临）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如隐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汉魏火）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释教录》作二道人）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汉魏作有入地柱，火寻柱），周年犹有烟气。其年五月中，有人从象郡（宗祥案：《太平御览》六百五十八引作东莱郡，《释教录》同。又案隋、唐有象县，唐、宋有象州，从未有象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逼（如隐、汉魏使，《释教录》作挟），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弘丽，诸王莫及也。在西阳门内御道北，所（汉魏无所字）谓延年里刘腾宅。东有太仆寺，寺东有乘黄署署，东有武库署，即魏相国司马文王府（汉魏府下有武字），库东至闾阖宫（汉魏无宫字）门是也。西阳门内御道南（如隐汉魏无南字），有永康里。里（汉魏不重）内复有领军将军元乂（如隐、绿君义，汉魏义）宅。掘故井得石铭，云是汉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乂专权，太后幽隔永巷，腾为谋主。又是江阳王继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诸王权（汉魏、照旷劝）上。太后拜乂为侍中领军左右，令总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